

春日偶遇

叶良骏

那天去办事,见到几个老朋友,平时大家都忙,见面不多,今天碰到,都觉特别高兴。电梯里还意外地见到复旦大学出版社编辑,那年他刚毕业,现在已到中年。他说起我那本在“复旦”出的书。25年前他受出版社之托向我约稿,后因故不了了之。当年有些事不能明说,今天他见了,仍觉有点歉疚。那本书后来在“学林”出了,还颇受欢迎。

今天要见的人都见到了,要办的事也都办了。当年“复旦”缘虽未尽,却引发后来的圆满,有遗憾也早放下了。想到一直有机会为自己爱做的事奔忙,很开心,脚步也轻快起来。走出门,清风徐来,暖意袭人,阳光软绵,绿树漫舞,眼前忽地灿烂一片。春天来了!

“叶老师?”忽听有人叫,回头找,是个男士,五十多岁的样子,我不认识。我一向记不住别人脸,常常不能对号入座,但此人肯定没见过。“你真是叶老师?太好了太好了,叶老师,又见到你了!”这样不符年龄的雀跃,倒不常见。究竟是谁?“你不认识我,可我认识你。1987年,我们学校去参观,听你讲陶行知,印象太深了。你把我们都讲哭了。”那时参观者用“蜂拥而来”形容,毫不夸张,我当然记不住谁来过。那么多年,他竟还记得!“我是民立中学的。你后来还到我们学校为毕业生讲过课。”“民立?”我记起来了,当年听我报告的一个毕业生小黄因被陶

行知感动,立志当教师,回信写得不多,即使写,也是礼节性的。xxx老师却不因此而泄气,一直写,有时还带着鲜花来看我。原来背后还有这个事!听得我心里暖暖的。

“你还在‘民立’?”“是,一直在。”原来我已站在“民立”的校门口。“进去坐坐你教的陶行知诗歌……”“有这事?”“是的!后来凡是你在静安区学校讲课,他就去蹭课。每次听了回来就言必称陶行知,还手舞足蹈地表演你怎么怎么说,听得我们头都大了。”他一直给我写信倒是真的,信中有些过头的话也是真的,如此痴迷,倒没听说过。那时很多人被陶行知感动,爱屋及乌,给我的来信很多,热

留下一个冒号

言子清

这次猴年春节,我是在第二故乡淮安度过的。买好初二上午9点50分从淮安回故乡无锡的长途汽车票后,外孙说,到时他开车送我至淮安长途汽车站。我不想打扰晚辈们,9点,我就独自静悄悄地走到这承德南路的新民东路站,等候长途汽车的11路公交车。

天气晴朗。丝丝寒风中,我蓦地想起在这发生的一件小事:2月6日中午,女儿一家,请我在这路边的重庆火锅店用午餐,进店前,见店门上方亮着一条红色的电视广告“招聘;切配工、服务员。”我发现,那个标点符号(;)错了,应为冒号(:)。当时想告知店方更改,因见营业员繁忙,难插入,我却步了。现在,我要离开淮安了,广告也是企业的窗口,报纸编辑的职业惯性驱动着我,应该立即前去告知纠错,不能在这个城市的版面上留下一点遗憾。

但这时,11路公交车开走了,我离9点50分长途车的时间逼近了。可我毅然奔向百米外的火锅店,将我的建议告知店方盛女士。

回公交站急去等车,见我女儿开车送我来了,我松了口气。坐在小车内,透过车窗,见火锅店电视广告已更改,我挥手向那个被置换上的冒号说:“再见!”



扫一扫,关注“夜光杯”

岳父很长时间没来我家住了,今年初在我们的动员下愿意进城住段时间。老人有点耳背,不顺风时,打雷他都听不到。那天我正陪老人喝茶,突然传来一声巨响,老人手里的茶杯满出了茶水。他惊慌地问:哪里放炮?城里人是夜猫子,深夜半夜回家的多。老人半夜里不时被“放炮”声惊醒,很不习惯,没住几日回乡下去了。

曾有人贴在门上贴过一张字条,内容甚是温馨:您是绅士,开关门时不会有声响。字条贴出,好了一段时间,后来字条不知被谁撕了,契诃夫说,有教养的人不是吃饭不会洒汤,而是别人洒汤时别去看他。有朋友跟我谈过一次串门,离开时,主人关门时爆发的沉重闷响,一直伴随着他回家的脚步。他说去串门是朋友电话相约喝茶闲侃,不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的。很长时间他后悔那次串门。

有人把有教养的人总结出十大特征:守时,谈吐,态度和蔼,语气中肯,注意交谈技巧,不自傲,信守诺言,关怀他人,大度,富有同情心。这是把有教养的人理想化,绅士派头,父母塑造子女努力的方向,当然很好。其实在现实生活中,这种理想化的人很少,平常人也很难做到,也不必用这些标准去丈量每个人。但是,谁有教养,谁没有教养,往往还是一目了然的:愚以为,只要在生活中细微处能顾及别人的感受,就是有教养的人。

在农村,盖房子是一户人家天大的事情,是要举全家之力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筹划准备好几年的,只有备足砖瓦木料,才能够考虑动工。要把房子建在坚实稳固的地基上,夯地基是一项必不可少工序。

我小时候所见的夯,是用石碾做成的,少说也有三百来斤。石碾宽的那头朝下,稍窄的那头朝上,肩部四周有穿绳的孔,形成四个夯把,由四人抬起,中间一人稳住夯柱,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砸实地面。农村人就用这种最原始的工具夯实地基的。

一家有事,众人帮工,在乡间蔚然成风。夯地基一般不用主人家邀请,只要听到放炮仗的声音,村里的青壮劳力会主动找上门来,主人家只要备好茶水、烟酒就行了。这时,宅基地已经清理平整好,房子基线上挖掘好基槽,填上碎砖碎石,泥水匠用线规划好,白灰沿线撒一圈就是需要打夯的地方。威风凛凛的石夯已经矗立在宅基上了,一切准备就绪,但最重要的人没到,打夯是不能开始的。这个最重要的人是扶夯把的根郎大爷。身材魁梧的四邻八村里有名的夯把式,他脑子灵活、眼明手快,打夯号子像脱口秀一般张口就来,只要村里有人盖房,夯地基要请的人非他莫属。

夯地基

乡村风景之四

根郎大爷一到场,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呼。只见他扶住夯把,仿佛一道无声命令,其余四人猫腰抄好各自的一头儿。“各人就各位呀,大家抬起来啊!”根郎大爷的声音仿佛来自丹田深处,雄浑高亢。“啊!”字未落,众人抬夯齐和,笨重的石夯“嗖——”一下飞起,重重地砸在松软的地基上。

“夯要抛起来啊(嗨哟),狠狠往下砸呀(嗨哟)!”夯要抛得高啊(嗨哟),抛高打得牢啊(嗨哟)!”夯要举得稳啊(嗨哟),举稳打得准啊(嗨哟)!”随着人们手中绳子的一起一落,石夯上下跳动,脚下发出“咚咚咚”的闷响,身后留下一行行用石夯打过的印迹。

夯走得直,才能打得正,倘若是哪夯打歪了,眼观六路的根郎大爷会上



灯花

我们那个单元一楼进出有张铁门把关,住着十二户人家,每日有三四十号人进出。有的人进人进去,会发出震耳欲聋的巨响。什么原因呢?有的人开门时,顺势顺手将门轻轻送回去;而有的人开门后,就不再管“身后事”,一松手,砰。

段时间,后来字条不知被谁撕了,契诃夫说,有教养的人不是吃饭不会洒汤,而是别人洒汤时别去看他。有朋友跟我谈过一次串门,离开时,主人关门时爆发的沉重闷响,一直伴随着他回家的脚步。他说去串门是朋友电话相约喝茶闲侃,不是他主动找上门去的。很长时间他后悔那次串门。

在农村,盖房子是一户人家天大的事情,是要举全家之力勒紧腰带,省吃俭用筹划准备好几年的,只有备足砖瓦木料,才能够考虑动工。要把房子建在坚实稳固的地基上,夯地基是一项必不可少工序。

我小时候所见的夯,是用石碾做成的,少说也有三百来斤。石碾宽的那头朝下,稍窄的那头朝上,肩部四周有穿绳的孔,形成四个夯把,由四人抬起,中间一人稳住夯柱,上上下下,来来回回,砸实地面。农村人就用这种最原始的工具夯实地基的。

夯地基

乡村风景之四

根郎大爷一到场,人群里发出一阵欢呼。只见他扶住夯把,仿佛一道无声命令,其余四人猫腰抄好各自的一头儿。“各人就各位呀,大家抬起来啊!”根郎大爷的声音仿佛来自丹田深处,雄浑高亢。“啊!”字未落,众人抬夯齐和,笨重的石夯“嗖——”一下飞起,重重地砸在松软的地基上。

“夯要抛起来啊(嗨哟),狠狠往下砸呀(嗨哟)!”夯要抛得高啊(嗨哟),抛高打得牢啊(嗨哟)!”夯要举得稳啊(嗨哟),举稳打得准啊(嗨哟)!”随着人们手中绳子的一起一落,石夯上下跳动,脚下发出“咚咚咚”的闷响,身后留下一行行用石夯打过的印迹。

夯走得直,才能打得正,倘若是哪夯打歪了,眼观六路的根郎大爷会上

曾经有一位画家,他下决心要创作一幅他认为最美的画。他不断地购买新画笔、高级颜料和昂贵的画布,可悲的是,他至死没有画成他想画的作品——没有时间。人们一直拿这个故事来比喻我们生活中的节奏、速度和时间的关系:时间需要有效地利用、需要正确地使用。

生活在电子技术和信息技术时代的人类,做事快到了从未有过的程度。按说速度快了能让我们赢得更多的时间,然而恰恰相反,很多人觉得时间越来越少了——越来越多的人总是跟在速度后面追赶,生活在一种透不过气来的、所谓的“亚历山大”感觉中。

长期以来,人类确实一直生活在按部就班的老规矩中,大家耐心地等待着自然的节奏和循环,十六世纪的商人已经认识到只有最快的人才富有,而难以沟通的距离是时间的最大吞噬者。从人们发现如何将时间变成金钱的时候起,时间和速度之间的相对关系越来越明显。问题在于,今天的人已经把时间理解成只认一个方向的“时间流”,人不必去等待时间,而是应该智慧地去利用时间。

生活在“加速社会”,智能手机互联网,做事一点也不慌忙,有人说,如果想到我们今天每周五上班,和以前相比,我们应该拥有更多的时间才对呀!那么,赢得的时间到底去了哪儿啦。要想通这一值得注意的现象,首先应该改正对“加速社会”的误解,“加速”不等于我们可以绝对地决定我们的时间,其实“强制加速”老是在我们生活的每一个层面追踪着我们,我们到处在应用节省时间的技术,但实际上这些技术已经成为了“干更多工作”的理所当然的前提。

有一位美国心理学家,他花了一年时间周游了全世界,对时间、速度和人文关系作了采风式调研,提出了“五大万有速度因素”的论点:1.巨大的经济实力及与此相关的、能将时间变成金钱的能力会导致人的匆忙和烦躁。2.工业化程度越高,对强制提高产量和速度的欲望越大。3.人口密度高的大城市公民走路速度比小城市的快得多。4.热带地区的人生活节奏最慢。5.个体经济比集体经济和乡村合作经济更追求速度。

有人问道,时间看不见也摸不着,人有时间感官吗?由于自然环境和人体本身充满了“节奏传感器”——太阳和月亮的运转、四季更换、苏醒和睡着、呼吸、新陈代谢、脉搏和心脏跳动、生与死……所以在进化过程中没有为人体专门配置“时间感觉器官”。尽管如此,科学界已经作了几十年的努力,科学家们一直在寻找人体的“时间感官”,曾经有过很多推测。自从有了磁共振断层X线影像诊断术,能用数据和图像来说话,结论也就比较具体了。专家指出,如果人想专注地估计出一段短时间能持续多久,这时控制肌肉动作的脑区便开始工作。大脑负责“自动化动作”,基底神经节负责微小动作,脑皮质辅助动作负责运动的执行,这些脑区的受伤会直接影响到人的时间感。所以,时间感觉和动作的配合能确保我们在没有交通灯和斑马线的情况下准确判断:我是现在走到对面去,还是等那辆车开过后再走。



改唱道:“北边歪半夯为乡邻特别是孩子们的最爱,尤其是那粗犷、雄浑、高亢的打夯号子,给宁静的乡村增添许多快乐的音符。如今,人工打夯已经被打夯机所取代,夯地基打好,泥水匠便接管工地,开始添砖加瓦的活儿了,每每想起,那浑厚悠长的号子和掷地有声的‘咚咚’夯声,依然萦绕在耳畔。



山寨礼品 戴继武

游立体《清明上河图》

王忠范

人看到了北宋时期的兴旺与文化色彩。走下虹桥,我们又登上了仿照《清明上河图》中所绘城门按比例还原建造的上善门,沐浴阳光,环望远眺,叹为观止,欢心痛快。游览参观的过程中,不时看到古时样式的节目表演,如高跷秧歌、气功喷火、斗鸡、蹴鞠、女子马球、杨志卖刀等。我印象最深的是宣德殿的编钟乐舞,着实绝妙。乐师编钟演奏《阳光三叠》《高山流水》,丝竹管弦相配,婉转悠扬,真是难得一见。还有游客参与的王员外家

小姐抛绣球招亲,就跟老电影的镜头一模一样。鼓乐响起,漂亮的小姐在楼台上抛出绣球,年轻的游客拥来挤去争抢,大家笑成一团。

离开前,我们碰到一家叫东京脚店的小饭馆。酒旗下,戴布帕着青衣肩搭毛巾的店小二抱拳施礼:“各位客官,里面请!”大家相视一笑,便顺着他的手势进店。花格窗下,屏风里面,八仙桌,长条凳,都是古式摆设。我们吃肉鲜、月亮、面酥的鲤鱼焙面,吃绵软甜香、柔滑清爽的红薯泥,吃黄焖鱼、桶子鸡、腐乳肉这些特色美食。最后品尝开封最有名的灌汤小笼包子。这包子皮薄柔润,馅香浸汤,吃一口满嘴生津。玩得欢快,还吃到了新鲜,谁都觉得不虚此行。



七夕会 行旅印痕